禮記集解

禮記卷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一　別錄屬通論

鄭氏曰名曰檀弓者以其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檀姓弓名今山陽有檀氏孔氏曰檀弓作在六國時仲梁子是六國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愚謂此篇蓋七十子之弟子所作篇首記檀弓事故以檀弓名篇非因其善禮著之也篇中多言喪事可以證士喪禮之所未備而天子諸侯之禮亦畧有考焉然其中多傳聞失實之言亦不可以不知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釋文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舍音捨居音姬下同腯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

鄭氏曰檀弓故爲非禮以譏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居讀爲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檀弓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元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伯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孔子曰立孫據周禮孔氏曰魯相公儀休此有子服伯子是魯人春秋有公鳥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公儀仲子魯同姓也愚謂免者鄭註士喪禮謂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喪

禮既小斂自齊衰以下皆免無服而免者惟同姓五世
及朋友皆在他邦者耳檀弓於仲子乃不當免者未知
其所以免之意鄭氏謂檀弓以仲子廢適立庶故為非
禮之服以非之蓋以子游之弔司寇惠子者推之然記
文上言檀弓免焉下言仲子舍孫立子則似檀弓既弔
方見仲子立孫而怪之註說亦未知是否也舍其孫而
立其子者仲子適子死舍適孫而立庶子也禮適子死
立適孫為後所以重正統也門右門內之東卿大夫弔
位之所在士喪禮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也檀弓魯之
士其弔位在西方東面見仲子之子為喪主而拜賓怪
其非禮故趨就伯子而問之伯邑考早死無後武王自
當立耳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者殷法也伯子不欲斥
言仲子之非遷就而為之說非夫子正言以質之則人

孰知夫禮之當立孫哉○孔氏曰小斂之前主人有事在西階下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西面檀弓之來當在小斂之前初於西階下行𠐁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向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卽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著衰而在門東愚謂疏說非也小斂前無免法檀弓非當免之人而免卽足以示譏矣不待小斂前著免也士之弔位自在門西東面不以小斂前後而異也若謂仲子初喪卽正適庶之位故知檀弓弔在小斂前則司寇惠子亦初喪卽正適庶者也何害於子游於旣小斂而行𠐁弔乎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

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釋文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養以尙反

鄭氏曰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左右謂扶持之方常也子則然無常人勤勞辱之事也致喪戚容稱其服也就養有方不可侵官也方喪資於事父也心喪戚容如喪父而無服也事親以恩爲制事君以義爲制事師以恩義之間爲制孔氏曰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朱子曰事親者致喪三年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心喪三年其哀如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不得盡者也事君者方喪三年其服如父母而情有親疏此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於其盡者也方氏慤曰君親與師相須而成我之身喪之雖各不同所以盡

三年之隆一也愚謂幾諫謂之隱直諫謂之犯父子主恩犯則恐其責善而傷於恩故有幾諫而無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恐其阿諛而傷於義故必勿欺也而犯之師者道之所在有教則率有疑則問無所謂隱亦無所謂犯也就養者近就而奉養之也左右無方言或左或右而無定所也致極也致喪謂極其哀戚以在喪也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釋文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

鄭氏曰季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言合葬非古者自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愚謂言合葬非古

以見不必合合葬解已所以表墓之意又言周公以來有合葬之禮解已今日許之之意皆文過之辭也然古者葬於國北季武子成寢必在國中而乃有杜氏之墓亦事之未必然者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釋文喪如字徐悉浪反下放此污音烏○今按污當音洿烏瓜反

鄭氏曰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污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安能自予不能及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非之孔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則子上爲出母有服故門人見其不服疑而問之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愚謂隆高也汚讀爲洿下也道之隆汚謂禮之隆殺妻當出則出之是禮宜汚而汚也出母當服則使其子服之是禮宜隆而隆也言隨時隆殺以合理者惟聖人能之而已則不能也葢伯魚之母出而在父室者也子上之母出而已嫁者也喪服惟有母嫁而從者之服而無母嫁不從者之服則出母之嫁者其無服可知矣子思於門人之問不欲斥言而但爲遜辭以答之忠厚之道也然其言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則固有微示其意者葢妻出而未嫁猶有可反之義出而嫁則彼此皆

絶矣以其義絶於其夫也故曰不爲伋也妻以其義幷絶於其子也故曰不爲白也毋不然以天屬之恩而於禮之宜爲服者强奪之而使不服豈所以處其子哉記者不察其實遂謂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其亦誤矣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釋文顙素黨反頎徒回反頎音懇

鄭氏曰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也顙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重者尙哀戚自期如殷可孔氏曰拜者主人拜賓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顙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巳先賓後巳顙然而順序也頎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知二者是殷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

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已愨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尙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期杖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愚謂拜者以首加手而拜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荅拜所以禮賓稽顙所以致哀故先拜者於禮爲順而先稽顙者於情爲至蓋當時喪拜有此二法而孔子欲從其至者鄭孔以二者爲殷周喪拜之異非也士喪禮雜記每言拜稽顙皆據周禮也則拜而后稽顙非專爲殷法明矣○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先拱兩手至地加首於手又引首至地稽留而後起也二曰頓首如稽首之爲但以首叩地而不稽留也三曰空首加首於手首不至地故曰空首四曰

振動謂長跪而不拜手者蓋凡人有所敬則竦身而跪
以致其變動之意若秦王於范雎跪而請教是也五曰
吉拜如頓首爲之而尚右手者也六曰凶拜卽拜而後
稽顙稽顙而後拜是也拜而後稽顙者亦如稽首之爲
但稽首尚左手稽顙尚右手稽首以首平至於地稽顙
但引其顙以觸地也若稽顙而後拜則先以顙觸地而
後以首加手爲空首之拜也七曰奇拜謂一拜也八曰
褎拜謂再拜也凡稽首皆再拜稽顙皆一拜頓首空首
則或一拜或再拜各視其輕重而爲之九曰肅拜跪引
手而下之也吉拜以稽首爲至重頓首次之空首爲輕
稽首者臣拜君之法故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
所稽首自敵以上用頓首尊者答卑者之拜則空首若
振動則因事爲之非常禮也喪拜以凶拜爲重吉拜爲

輕凶拜惟施於三年自期以下皆吉拜耳婦人吉事皆肅拜凶拜則稽顙爲重手拜爲輕手拜卽空首也但婦人之肅拜施於吉事則尚右手稽顙空首施於喪事則尚左手與男子相反耳肅拜惟婦人有之男子則或肅而已不肅拜也立而下手曰肅跪而下手曰肅拜介胄之士不拜而郤至三肅使者故知但肅者不名肅拜也凡拜皆跪凡再拜者皆跪而一拜興而又跪一拜婦人有俠拜無再拜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釋文墳扶云反識式志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三息暫反又如字泫胡犬反涕音體

鄭氏曰言旣得者少孤不知其墓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築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葢周之士制先反當脩虞事後待封也門人言所以遲者防墓崩脩之而來孔子不應者以其非禮也脩猶治也陳氏澔曰孔子父墓在防母卒奉以合葬識記也爲墳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其處而難尋也愚謂古不脩墓葢亦喪事即遠之意喪服四制曰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示民有終也言此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始以致違禮而脩墓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釋文使色吏反醢音海覆芳服反

鄭氏曰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也拜弔者爲之主也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醢之者示欲啖食以怖衆覆棄之不忍食王氏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陳氏澔曰覆醢者傷子路之死而不忍食其似也愚謂子路死於衛孔悝之難事見左傳哭於中庭於中庭南面而哭也不於阼階下者別於兄弟之喪也凡於異姓之喪而哭之於寢者其位皆如此故鄭氏謂與哭師同陸氏吳氏謂哭以師友之間非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鄭氏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孔氏曰期而猶哭者非謂立哭位以終期年謂於一歲之內聞朋友之喪或過朋友之墓則哭期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釋文極亡並如字極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樂如字又音洛○今按極字句絕亡當如字屬下讀孫氏得之

鄭氏曰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有終身之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忌日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愚謂殯謂斂尸於棺而塗之也言三日三月者謂其時足以治其殯葬之事也誠者盡其心而無所苟信者當於禮而無所違蓋送死大事人子之心之所能自盡者惟在此時苟有幾微之失將有悔之而無可悔者矣喪三年以爲極者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亡猶反而亡焉之亡亡則弗之忘者言親雖亡而子之心

則不能忘也春霜秋露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故有終身之憂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故無一朝之患此皆由不忘親故能如此忌日不樂亦終身不忘親之一端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釋文父音甫愼依註作引羊刃反郰側留反又作鄹曼音萬

鄭氏曰孔子之父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顏氏恥而不告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見者無由怪巳殯於五父之衢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愼當爲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陳氏澔曰孔子少孤及顏氏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且母死而殯於衢必無室廬而死

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愚謂野合者謂不備禮而婚耳未足深恥也且野合與葬地事不相涉恥野合而諱葬地豈人情哉孔子成立時當時送葬之人必多有在者卽顏氏不告豈不可訪問而得之旣殯之後孝子廬於中門之外朝夕不離殯宮其慎之如此若殯於五父之衢則與棄於道路何異此記所言蓋事理之所必無者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釋文相息亮反

說見曲禮上

喪冠不緌 釋文緌本又作綏同耳隹反

鄭氏曰去飾愚謂冠纓結於頤下而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緌喪冠不緌去飾也五服之冠悉然雜記曰委武元

縞而后蕤則大祥冠乃有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釋文即本又作堲同子栗反又音稷何云冶土爲甎四周於棺翣所甲反

鄭氏曰瓦棺始不用薪也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椁大也言椁大於棺也牆柳也凡此言後王之彌文孔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有虞氏造瓦棺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椁也夏后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以替瓦棺又以木爲椁以替堲周周人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喪大記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是以帷荒之內木材爲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爲柳故縫人註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也是帷荒總名爲柳愚謂棺外之

材葢以柳木爲之故謂之柳因又以爲柳衣之總名也以其在棺外若牆圍然故又謂之牆古時喪制質畧至後世而漸備爲之棺椁而無使土親膚爲之牆翣而使人勿惡凡以盡人子之心而非徒爲觀美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釋文長殤丁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已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

鄭氏曰畧未成人愚謂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謂內有瓦棺而外又有堲周也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則但用瓦棺而已周人葬殤如此則周以前殤與成人其葬葢未甚別與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

夏后氏尙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尙白大

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釋文斂力驗反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音寒騵音原騂悉營反徐呼營反

鄭氏曰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色黑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戎兵也馬黑色曰驪殷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日中時亦白翰馬白色也易曰白馬翰如周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日出時亦赤騵駵馬白腹騂赤類愚謂三代所尚之色不同者蓋欲各爲一代之制以示其不相襲禮也此於所乘特言戎事則非戎事所乘固有不盡然者矣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

也縿幕魯也釋文齊音咨本亦作齋齋衰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粥之六反徐又音淯幕本又作冪音莫縿音綃徐又消蕭〇鄭註幕或爲幦

鄭氏曰穆公魯哀公之曾孫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子喪父母尊卑同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綠也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僣已久矣孔氏曰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父母情同故云齊斬之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饘粥之食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故曰自天子達幕者謂覆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是繡幕以覆棺椁也衛是諸侯之禮以布爲幕魯是天子之禮以綃爲幕案周禮幕人掌帷幕帟綬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今謂天子用縿幕祇謂襯

椁幕在畢塗之內者也愚謂凡殯皆帷之有在旁之帷則當有在上之幕矣註以爲覆棺之幕非是下文言加斧於椁上蓋即喪大記士喪禮所謂夷衾非幕也衞以布爲幕魯以縿爲幕蓋當時禮俗之不同言此者以見禮文之小國俗或有少異正以深明夫上之所言乃其大體之必不可得而變者耳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釋文重直龍反蓋依註音盍驪本又作麗亦作孋同力知反弒本又作殺音試徐云字又作弑音亦同

鄭氏曰欲殺申生信驪姬之譖蓋皆當爲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爲

文公傷公之心者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晉獻公
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何行如之
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孔氏曰案僖四年左傳云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
於公公獵姬寘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
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重耳欲
使言見譖之意者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辨焉
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何以經六
日其酒尙好明臨至加毒也大子謂我若自理驪姬必
誅姬死之後公無與共樂故云傷公之心愚謂何行如
之者言負弑君之名無以自立於天下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

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釋文少詩召反難乃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鄭氏曰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也伯氏狐突别氏子驪姬之子奚齊圖謀也不出爲君謀國家之政自臯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申生既告狐突乃雉經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孔氏曰案春秋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陷親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爲恭以其順父事而已謚法敬順事上曰恭懲謂申生但知父命之宜從而不知其身之可愛可謂人之所難能矣然爲

人子者以全君親安宗社爲大而不以阿意曲從爲孝申生苟能入見獻公自白見譖之狀萬一獻公感悟則君全骨肉之恩國泯爭亂之禍其所全者大矣乃以恐傷公之心而不敢自白以姑息愛其親而昧於大義卒使獻公受大惡之名而晉國大亂數世葢由其天資仁厚而見理不明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釋文莫音暮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

鄭氏曰子路笑之笑其爲樂速孔子爲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註云琴以手歌以氣手在外而

遠氣在內而近也愚謂大祥者喪再期而殷祭之名也祥吉也喪一期而除要絰故其祭謂之小祥再期而除衰杖故其祭謂之大祥祥之日鼓素琴未可歌也故魯人朝祥莫歌而子路笑之夫子欲寬其責者乃所以深慨夫時人之不能爲三年喪耳非以魯人爲得禮而許之也又恐門人不喻其意故於子路出而正言以明之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釋文乘繩證反縣音元卷內皆同賁音奔父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一本無驚字隊直類反綏息佳反誄力軌反

鄭氏曰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爲之馬驚奔失列佐車授綏乘公戎車之貳曰佐縣賁父言公他日戰其

御馬未嘗驚奔二人遂赴敵而死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也公言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孔氏曰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敗宋師于乘丘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爲異散言則同稱佐車也朱子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愚謂末之卜言未嘗卜也凡戰於御右必卜之左傳晉卜右慶鄭吉鄭卜御宛射犬吉是也時公子偃自雩門竊出公遂從之故於御右不及卜而遽用之公言此者蓋欲以寬二人之責而賁父恥其無勇遂赴敵而死據記文則死者但賁父耳註乃言二人俱死豈以御右同乘則當同死與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則誄爲謚而設賁父士也不當有謚莊公以其捐軀赴

敵雖無謚而特為之誄故士之有誄自此始○註疏以末之卜為責卜國非也果爾則當舉其名不當稱其姓也又謂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亦非也果爾則當言士之有謚自此始不當言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釋文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瞿紀具反呼音虛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革紀力反徐又音極○鄭註睆或為刮

鄭氏曰病謂疾困也子春曾參弟子元申曾參之子隅坐不與成人並也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動也呼虛憊之聲末之能易已病故也革急也變動也息猶安也姑息言苟容取安也斃仆也言曾子病雖困猶勤於禮孔氏曰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笫陳氏澔曰華者采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愚謂張子謂簀在上顯露必簟席之屬然簀之爲笫見於爾雅疑牀之簀連著於桄故并桄亦謂之簀也大夫之簀言此簀華美乃大夫之所用曾子未嘗爲大夫則不當寢之言此以諷之也子春止之而童子又言者以其言未達於曾子也以德謂成已之德姑息言苟且以取安也○程子曰曾子易簀要須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必不肯安於此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簀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其事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是切要處只在毫釐頃刻之間又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釋文慨苦愛反廓苦郭反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孔氏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殯後心形稍緩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既葬又漸緩皇皇猶栖栖也親歸

草土孝子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望彼人來而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葢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釋文邾音朱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髽側瓜反臺音胡鮐音台

鄭氏曰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也敗於臺鮐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爲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孔氏曰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以招魂冀其復反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去纚而紒曰髽案士冠禮

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愚謂雜記曰大夫士行而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於軍中者其禮蓋亦如此時邾師死傷者多不能皆以綏復而矢乃軍中之所用故推用綏之義而用之而其後邾人之復皆以矢蓋雖死於家者亦然矣髽者去韜髮之纚而露髻也小斂之後五服婦人皆髽既成服則唯齊斬婦人有之時魯人家家有喪故婦人髽而相弔而其後遂以此爲弔禮之常蓋雖無喪者亦然矣此記二國變禮之由○鄭氏曰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其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疏云吉笄無首素總大戴禮文愚謂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命婦自相弔服錫衰其弔於士亦疑衰耳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釋文縚吐刀反毋音無從音總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榛側巾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凡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鄭氏曰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總束髮垂爲飾齊衰之總八寸孔氏曰束髮垂餘之總八寸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賈氏公彥曰斬衰總六寸南宮縚之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衰同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斬衰箭笄長尺南宮縚之妻爲姑榛笄亦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容更差降故五服畧爲一節皆一尺而已愚謂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故鄭註以此南宮縚卽孟僖子之子仲孫閱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之兄孔

子未生時巳卒則其女必稍長於孔子而仲孫闕生於昭公十一年至其可昏之年孔子兄女蓋年逾四十矣必無相爲夫婦之理闕與其兄何忌同事孔子然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列傳並無何忌不應獨載闕是孔子所妻家語史記厠諸弟子之列者必非闕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釋文禫大感反比必利反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可以御婦人矣尙不復寢加踰也又士虞禮註曰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孔氏曰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至二十八月乃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復寢也時人禫後卽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獻子旣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

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作樂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善是皆祥之後作樂也又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爲二十五月禫除喪畢鄭以爲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祥禫同月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爲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而禫爲間隔一月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謂

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爲義文
公納幣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莫歌及喪服四
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
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
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三年問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哀未盡更延
兩月非喪之正也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
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卽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
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
依而用焉愚謂祥禫之月鄭王二說各有據依而先儒
多是王氏朱子亦以爲然然魯人朝祥莫歌孔子謂踰
月則善而孔子既祥十日而成笙歌祥後十日已爲踰
月則孔氏據喪事先遠日謂祥在下旬者確不可易而

祥禫之不得同月亦可見矣祥後所以有禫者正以大祥雖除衰杖而餘哀未忘未忍一旦卽吉故再延餘服以伸其未盡之哀以再期爲正服而以二月爲餘哀此變除之漸而制禮之意也若祥禫吉祭同在一月則祥後禫前不過數日初無哀之可延而一月之間頻行變除亦覺其急遽而無節矣父在爲母爲妻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祥禫相去二月此正準三年祥禫相去之月數而制之者又何疑於三年之禫哉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聲哀未忘也十日則踰月且異旬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孔氏曰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未得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釋文屨音句組音祖

鄭氏曰譏其早也既祥白屨無絇疏云變除禮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孔氏曰蓋是疑辭傳聞未審故云蓋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云絲屨以絲爲絇繶純之屬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爲繶純也縞冠素紕當用素爲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爲纓故譏之玉藻云元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用綦組爲纓則當以元色爲冠若既祥元冠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釋文厭于甲反溺奴狄反

鄭氏曰畏謂人或時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三者不弔以其輕身忘孝也愚謂畏謂被迫脅而恐懼自裁者厭謂覆厭而死者溺謂川游而死者琴張欲弔宗魯

孔子止之君子之於所弔不敢苟如此三者之死皆非正命故不弔觀於此則君子之所以守其身者可知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釋文弗除如字徐治慮反

鄭氏曰行道謂行仁義孔氏曰庾蔚云子路緣姑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欲申服過期也

愚謂喪服爲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則大功子路之姊蓋已適人者可以除之謂既踰大功之限也子路以已既寡兄弟而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故欲緣報服之義伸其本服也孔子言服行道義之人皆有不忍其親之意然而不得不除者則以先王制禮而不

敢過焉耳然論語稱子路爲季路則非無兄弟或雖有兄而早卒與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釋文大音泰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首手又反

鄭氏曰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言反葬似禮樂之義仁恩也孔氏曰案五世反葬者五世之外則親盡也觀經及註則大公之外爲五世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公元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弟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爲五世則武公

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爲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
樂樂其所自生者謂先王制樂愛樂巳之王業所自生
若舜愛樂其能紹堯之德樂名大韶禹愛樂其治水廣
大中國樂名大夏也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
業本由質而興則制禮尙質王業由文而興則制禮尙
文也禮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
以美之又引古之人遺言云狐死正其首而嚮丘丘是
狐窟穴根本之處死時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今五
世反葬亦有仁恩之心也顧氏炎武曰太公就封於齊
復入爲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
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爾記以首邱喻之亦已謬矣乃
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之去周二千餘里而使
其已化之骨跋履山川觸冒寒暑自東徂西以葬於封

守之外於死者爲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寢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淹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爲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絰見則不祥若其孤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殽之南陵有夏后皐之墓豈古人不達禮樂之義哉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古之事其先人於廟而不於墓聖人所以知幽明之故也然則太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愚謂五世葢謂太公至其元孫哀公也周禮雖有族葬之法然古之天子諸侯皆卽其所國而葬不必皆從其祖宗也文王葬豐武王葬鎬亦可見矣太公爲周太師丁公爲虎賁氏葢仕於王朝而死而因葬焉者也

哀公則被烹死於周而因葬焉者也乙公癠公無可考使果葬周亦必其死於周耳若死於其國豈有越數千里而以柩往葬者謂五世反葬爲不忘本實附會之說爾又案皇覽呂尙冢在臨淄城南十里與記所言不合史記田和亦謚太公豈皇覽所言者乃和之冢而誤以爲尙冢與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釋文朞音基與音餘嘻許其反又於其反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尙也嘻悲恨之聲孔氏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

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愚謂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出母雖服杖期而虞祔練祥之祭皆不在已家直於十三月而除之無所謂練祥禫之祭亦無所謂練祥禫之服也此時伯魚服已除但以哀尚未忘猶有思憶之哭故夫子怪之除之者謂不復哭耳非除服也若服猶未除夫子應怪其服不應聞其哭方怪之也○或謂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以爲甚遂除之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今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父在爲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則祥後禫前內應猶哭夫子何以怪其甚疏說未可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釋文祔音父

鄭氏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爲郡祔謂合葬孔氏曰三妃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愚謂記者引舜事以證古無合葬之禮又引季武子之言以明合葬之所自始也○或問舜卒於鳴條而竹書紀年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也朱子曰孟子所言必有依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七亂反（釋文爨）

鄭氏曰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浴於適室

孔氏曰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爨室明知意有所爲故知因曾元之辭易簀而矯之也愚謂凡死皆於適室因卽其中霤而浴焉此上下之達卽不

知禮者亦不聞有改焉者也曾子欲教其子正當示之以禮豈有使之以非禮治其喪耶以易簀章觀之則曾子之卒在於正寢明矣乃移尸而浴於爨室又移尸而反於正寢以斂且殯焉旣違喪事即遠之義又將使新死者內外遷徙杌隉不安必非人子之所忍出也若時有君命之弔賓客之禭就爨室而行禮則褻而不敬就正室而行禮則尸與主人皆在他所此皆禮之所必不可者此所記必傳聞之誤○此篇記曾子行禮之失者二浴於爨室襲裘而弔是也言禮之失者二弔於負夏小斂之奠在西方是也此章與負夏章決不可信若襲裘而弔與小斂之奠在西方乃禮文之小失固無害於曾子之賢然以曾子問一篇觀之其於禮文曲折之間無不精究而明辨之恐亦不當如此此篇之所言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鄭氏曰許其口習故也愚謂業謂弦誦之業也誦可也者謂可以誦詩而不可以操琴瑟也蓋大功之喪有降服有正服有義服其情不能無隆殺故或弦誦並廢或不廢誦說者各據其一偏而言之故不同曲禮曰喪復常讀樂章然則父母之喪除喪乃得業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釋文語魚據反

鄭氏曰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知孰是死之言澌也事卒爲終消盡爲澌愚謂天之生人氣以成形而理具焉惟君子全而受之全而歸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不能全其所賦之理則但見其身形之澌滅而已故曰死吾今

日其庶幾者言未至今日猶不敢自信其不爲小人益深明夫全受全歸之不易以示申祥使知爲善之不可以一日而怠也與曾子啟手足以示門人同意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釋文奠田練反 閣音各與音餘

鄭氏曰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愚謂鬼神依於飲食始死卽設奠所以依神也士喪禮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是也餘閣者用閣上所餘脯醢以奠一則以仍其生前之食而不忍遽易一則以用於倉卒之頃而不及別具也

禮記卷七終

運同銜永嘉周作霖捐

禮記卷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檀弓上第三之二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釋文倡昌尙反踊音勇

鄭氏曰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謂街里委曲所爲譏之也子思哭嫂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愚謂哭而爲位者以親疏敘列爲位以親者一人爲主在阼階下西面而疏者以次而南如士喪禮主人在阼階下衆主人及鄉大夫皆在其南是也若不爲位則爲主者一人南面而弔者北面後言曾子北面而弔小記哭朋友者

於門外之右南面是也委曲也哭有服者必爲位時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曾子非之言此乃委巷小人之禮而非君子之所行也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此謂在外聞喪而已爲之主者子思哭嫂在家嫂叔無服而娣姒婦相爲小功故使婦人爲主而倡踊妻之兄弟無服而妻爲之期若大功故申祥於言思亦爲位而哭而使其妻爲主而倡踊也凡踊以婦人居間此皆使婦人倡踊者以其爲爲位之禮之所自起也嫂之喪子爲之期妻之兄弟子爲之緦今乃不使子爲主而使婦人者蓋以未有子或幼而未能爲主耳記禮者因曾子譏小功不爲位故引子思申祥之事以證哭必爲位之事○孔叢子孔氏九世皆一子相承此云子思哭嫂孔疏謂兄早卒故得有嫂今案孔子弟子原憲燕伋皆字子思

此所稱子思或爲異人未可知也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釋文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衡依註音横

鄭氏曰縮從也今禮制讀衡爲横今冠横縫以其辟積多孔氏曰古者自殷以上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周也衡横也周吉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幷横縫之若喪冠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謂古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之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釋文漿子良反跂丘豉反

鄭氏曰曾子言此以疾時禮之不如子思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愚謂此曾子自言其居喪之過禮而子思就其意而申之以明中制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釋文稅徐他外反

鄭氏曰小功不稅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者以巳恩怪之孔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鄭義限內聞喪則追全服王肅謂但服殘日若如王義限內止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卽除也何名追服其義非也愚謂兄弟謂族親也喪服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兄弟爲三小功先王之制服以其實不以其文

故有其服必有其情非虛加之而已小功恩輕若日月已過而服之則哀微而不足以稱乎其服矣曾子篤於恩故疑不稅之非然先王之於禮則以人之可以通行者制之也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釋文使色吏反乘繩證反四馬曰乘

鄭氏曰伯高死時在衞未知何國人使謂賻賵者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孔氏曰代弔非孔子本意是虛有弔禮若遣人重弔彌爲不可故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

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釋文惡音烏夫舊音扶皇如字讀丈夫郎伯高也見如字皇賢遍反爲爲爾來者爲于僞反一本作爲爾哭也來者

鄭氏曰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吾惡乎哭諸以其交會尙新也哭兄弟於廟父之友於廟門外別親疏也哭師於寢朋友於寢門外所知於野別輕重也已猶大也哭諸賜氏哭於子貢寢門之外本於恩也命子貢爲主明恩所由也知伯高者勿拜異於正主孔氏曰凡喪之正主則知生知死而來悉拜之今與伯高相知來者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愚謂惡乎哭者以其恩在深淺之間疑之也哭兄弟父友於廟者恩本於祖父也或於廟或於廟門之外者別親疏也哭師友於寢者恩成於已也或於寢或於寢門之外者別輕重也哭所知

於野者恩淺也於寢則已重於野則已疎者不可遽同於師友而又不可泛等於所知也命子貢爲之主者使居寢門外南面之位而拜賓也知伯高而來則勿拜者異於有服之親也哭有服者而爲主則知生知死而來者皆拜之○疏以哭兄弟於廟哭師於寢爲殷法非也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則哭兄弟於廟者固周禮然矣奔喪師哭諸廟門之外與此異者蓋恩由父者哭諸廟恩由已者哭諸寢孔子少孤事師不由於父故哭師於寢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也以爲薑桂之謂爲記者正曾子所謂草木滋者謂薑桂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釋文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女音汝洙音殊泗音四罪與與音餘離音詈索悉各反

鄭氏曰明目精洙泗魯水名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罪一言其不稱師也罪二言居親喪無異稱罪三言隆於妻子再言吾過矣謝之且服罪也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孔氏曰疑女於夫子者旣不稱其師自爲談說辨慧聰睿絕異於人使西河之人疑女道德與夫子相

似愚謂子夏自言離羣散居無朋友切磋之益故至於

有過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初喪親時尚

强壯其喪子血氣漸衰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

愚謂此記所言有無不可知然曾子之盡言以規過子

夏之聞義而遽服此則非賢者不能而學者之所當取

法也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

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齊側皆反

鄭氏曰晝居於內似有疾夜居於外似有喪內謂正寢

之中愚謂內外謂正寢室之內外也大故謂有喪喪既

小斂主人之位恆在阼階下既殯廬於中門之外致齊

與疾恆在正寢室中大故即喪也孟子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是也君子晝必處外夜必處內所以順陰陽動靜之宜以爲興居之節故事業得其序身體得其養苟反其常則雖不必果有喪疾而固可以問其疾弔其喪矣可不謹哉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釋文見賢遍反

鄭氏曰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孔氏曰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故云泣血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齒露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釋文衰七雷反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

鄭氏曰寧無衰惡其亂禮也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邊偏倚也不以邊坐服勤爲褻喪服孔氏曰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愚謂衰謂五服之衰物謂升數之多寡鍛治之功沽衰之物不同所以別恩誼之親疏不可得而亂也無衰而禮自若不當物則亂於喪紀而禮亡矣邊坐謂坐不中席也不以邊坐不以服勤皆所以致其嚴敬益敬所以攝哀而褻則或忘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釋文稅本又作說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驂七南反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涕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惡烏路反夫音扶

鄭氏曰館人前日君所使舍已賻助喪用騑馬曰驂子貢言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爲偏頗遇見也孔子言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爲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爲出涕恩厚宜有重施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孔氏曰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淵者顏淵之死必當有物與之顏路無厭故卻之耳輔氏廣曰義之所可則說驂以贈館人而不吝義所不可則顏路請車而不從於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愚謂館人猶舍人舊時館舍之人也凡賻以錢財爲常其重者乃用車馬館人誼疏故子貢以說驂爲重而怪之一與壹同遇於一哀言已入弔時遇主人之專一而致其哀也葢主人之於弔賓恩深者其哀恆切今主人爲孔子而致哀是以厚恩待孔子也孔子感之而爲之出涕是又以厚恩

答之也情必資物以表之若無以賻之則疑於情之不足而鄉者之涕幾於虛僞而無所自出矣說驂以賻者客行無他物可賻故也○孔氏曰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古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旣爲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愚謂詩大明詠武王而曰駟騵彭彭車攻詠宣王而曰四牡龐龐此天子駕四也采菽言載驂載駟此諸侯駕四也節南山言四牡項領此大夫駕四也惟士則駕二故士喪禮下篇公賵元纁束馬兩又家語貽公與孔子一乘車兩馬時孔子未爲大夫也書言朽索馭六馬詩言良馬五之良馬六之不過極言其多耳非實有一乘駕六馬之法也王度記之言不可據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釋文識式志反又音式

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哀戚本也祭祀末也愚謂其往也如慕者孝子以親往葬於墓欲從之而不能如嬰兒之思慕其親而啼泣也其反也如疑者既葬迎精而反不知神之來否故遲疑而不欲遽還也虞祭名葬反日中而虞子貢恐反遲則虞祭或違於禮而不知祭祀者禮之文而哀戚者乃禮之本也夫子言已未能行自抑以深善之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釋文饋其位反

鄭氏曰彈琴以散哀也愚謂夫子爲顏子子路皆如喪

子而無服而其於顏子之死哀痛尤深葢心喪之如長子自祥以前皆廢樂也父毋之喪三年不爲樂而祥之日鼓素琴夫子爲顏子心喪廢樂故彈琴而後食祥肉葢以此爲釋心喪之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釋文拱恭勇反嗜市志反

鄭氏曰二三子亦皆尙右傚孔子也嗜貪也尙左復正也喪尙右右陰也吉尙左左陽也愚謂凡拜男尙左手左陽也其拱亦然凶事則尙右手反吉也婦人則吉事尙右凶事尙左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

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釋文蚤音早抴羊世反亦作曳消搖本又作逍遙頹徒回反委本又作萎同紆危反放方兩反○謝氏枋得云劉尚書美家藏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今按注疏並不解此句殆後人所增耳

鄭氏曰作起也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欲人之怪已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也詩曰無木不萎孔氏曰杖以扶身恆在前而用今反手卻後曳之示不復杖也夫子禮度自守貌恆矜莊今乃消搖放散以自寬縱皆示若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放依也愚謂門謂寢門也當戶而坐鄉明也君子之居恆當戶夫子自知其病而將死故其見於歌者如此而子貢聞而知其意也

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

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釋文脈才故反夾本又作俠古洽反

鄭氏曰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爲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用我以爲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明聖人知命

陳氏澔曰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自知將死由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愚謂東階主人之階也夏人以新死未異於生故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主人之位也西階賓客之階也周人以死者與生不同而鬼神之位在西故殯於西階之上則猶在賓客之處也兩楹之間謂戶牖之間南

面之位其東西直兩楹之中間也堂上之位以此爲最尊殷人以鬼神應居尊位故殯於兩楹之間而賓主之位夾其兩旁也奠定也坐奠猶言安坐也人君每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則其正坐在兩楹之間大夫雖有私朝其聽政不敢南面避人君也夫子自言夢坐安於兩楹之間而明王不興天下無尊我以爲君者則非南面聽治之象而必爲殷家喪殯之兆矣故以此自卜其將死也鄭氏謂奠爲饋奠非也士喪禮大斂奠在室是殯所無設奠之法也又士喪禮小斂卒斂男女奉尸俠于堂而小斂奠設於尸東若奠爲喪奠則夫子何不言小斂俠尸而乃以殷家之殯爲言乎況人君於路寢聽政其飲食初不在此尤不得以奠爲饋食也○吳氏澄曰聖人德容至死不變今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周

旋中禮者似不如是聖人樂天知命視死生如晝夜豈自爲歌辭以悲其死且以哲人爲稱泰山梁木爲比自稱若是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生死固所自知又豈待占夢而知將死葢是周末七十子以後之人將以尊聖人而不知適以卑之也愚謂夫子自知其將死而見之於歌非所謂自悲其死也夫子嘗自言天生德於予又曰斯文在茲則泰山梁木之擬亦無足疑占夢而知其將死是卽志氣如神之效若謂生死固所自知而無待於夢則夫子豈管輅郭璞之流耶惟負手曳杖非周旋中禮之容誠有如吳氏所言者其或記者之失與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鄭氏曰無服不爲衰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孔氏曰依禮

喪師無服門人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同故疑所服知爲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爲與爲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異則喪師與朋友同也爲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愚謂喪服記云朋友麻蓋弔服以葛爲絰朋友則用麻爲之也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大夫相爲亦然錫衰大夫相弔之服也大夫相爲亦朋友之義而用其弔服以居則謂爲朋友弔服加麻者信矣士之弔服素冠而疑衰素裳弔服之絰在五服之外當又小於緦麻之絰其亦以五分去一爲之差與舊說謂

朋友相爲服緦之經帶無所據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釋文置知吏反披彼義反綢吐刀反徐直留反旐直小反

鄭氏曰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牆柳衣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翣以布衣木如攝與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孔氏曰孔子之葬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尊崇

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鄭註障柩之牆卽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總而言之皆謂之爲柳縫人註云柳聚也諸飾所聚也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如扇漢謂扇爲翣也知此旌乘車所建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爲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愚謂葬之有飾所以表識人之爵行故謂之志孔子之喪使公西赤爲志者以其習於禮樂之事也崇崇牙也樂虡有崇牙以縣鐘磬之紘此則刻於旗杠之首以注旄者與

○孔氏曰案既夕士禮有二旌一是銘旌初死書名於上曰某氏某之柩葬則入壙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前至柩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

於柩車而還言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大夫諸侯則無文其天子亦有銘旌司常云共銘旌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卽明器之旌至壙從明器納之壙中又士禮旣有乘車載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至壙亦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是天子三旌也熊氏以爲大夫以上有遣車卽有廞旌亦有三旌也愚謂士惟一旗故乘車載旜若天子有五路葬時皆用爲魂車則每路各建其旗又遣車九乘車各有旌幷銘旌當有十五旌也若諸侯則同姓自金路以下又遣車七乘幷銘旌爲十二旌異姓自象路以下幷遣車之旌及銘旌爲十一旌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褚張呂反幕音[illegible]蟻魚綺反又作蛾

鄭氏曰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不牆不翣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子張學於孔子倣殷禮孔氏曰公明儀是子張弟子褚謂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爲褚但似幕形而以丹質之布爲之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不牆不翣用殷禮也夫子聖人弟子尊之兼用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禮而已愚謂周禮人君大夫士之葬皆有牆翣上章云飾棺牆置翣周也是也其自大夫以上又有褚其形如幄上下四周以素錦爲之今公明儀於子張之葬不置牆翣但用丹布爲褚覆於棺上而不四周而畫蚍蜉於褚之四角此乃殷之士禮故曰殷士也然則殷自大夫以上其褚蓋亦四周而用錦帛之屬

與孔子兼習三代之禮而七十子之徒亦學焉故公明儀用殷禮以葬其師葢亦崇儉尙質之意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釋文苫始占反枕之鴆反朝直遙反使色吏反從如字徐才用反陪步回反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弗與共天下不可以並生也不反兵言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銜君命不鬬爲負而廢君命也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執兵陪其後爲其負當成之

孔氏曰不反兵而鬬者恒執殺之備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卽當鬬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此

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內案大詢衆庶在皐門外說見玉藻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上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云父母之仇不反兵者父母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昆弟之讎不反兵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恆執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爲君命出使遇之不鬬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愚謂寢苫者恆以喪禮自處也枕干者報仇之器不離於身也不仕者父仇未報故無心於仕宦且爲有君事則於報仇或妨也弗與共天下即不與共戴天之意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者兵器不離身遇之即鬬不待反而取兵也昆弟有仇猶可以仕但不與仇人同國

耳銜君命則遇之不鬭不以私仇廢公事也若非銜君命亦不反兵而鬭矣周禮朋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曲禮言朋友之讎不同國此言從父兄弟之讎不爲魁者曲禮據死者無子無親於已者此自有主人故但助之而已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釋文經大結反

鄭氏曰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愚謂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大夫相爲亦然司服緦衰錫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公爲卿大夫及大夫相爲皆錫衰則亦當有經是弔服加經者出與居皆服之朋友相爲亦宜然令七十子相爲出乃不服者蓋以孔子之喪既經而出故於朋友之服微殺之以示其不敢同於師之意蓋酌乎禮之宜而變之

也

易墓非古也釋文易以䜴反

鄭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孔氏曰墓謂冢旁之地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愚謂墓以藏體魄無所事於易也卽古不修墓之意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鄭氏曰喪主哀祭主敬孔氏曰喪禮有餘謂明器衣衾之屬多也祭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陳氏澔曰有其禮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戚寧儉之意愚謂禮有餘謂財物之繁多儀節之詳盡也喪祭之禮固有一定然第務於

禮而哀敬不足以稱之則見爲有餘矣此於禮之末節卒而其本則有所未盡也若哀敬有餘而於儀物或有所未盡此雖未足以言備禮而其本則已得矣行禮固以本末兼盡者爲至若就其偏者而較其得失則又以得其本者爲貴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釋文塡池依註音奠徹盧王並如字推昌隹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從才用反下同與音餘夫音扶下同

鄭氏曰負夏衞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塡池當爲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推柩而反榮曾子弔欲更始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既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

也且未定之辭孔氏曰叅既久禮啟殯之後柩遷於祖升自西階正棺於兩楹間鄭註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於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棺載於階間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時柩猶北首乃飾棺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還柩鄉外而爲行始謂之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間乃設祖奠至厥明徹祖奠設遣奠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之弔在祖之明日徹祖奠設遣奠之時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鄉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行遣車禮（遣車疑當作遣奠）愚謂此章之義難曉而註疏之說如此然既設遣奠則葬日也葬日必卜而弔事俄頃可畢豈必還柩反宿以遲其素卜之期

乎疑所謂既祖者謂葬前一夕還車爲行始之後而非祖之明日也奠謂祖奠徹之者因推柩而辟之也降婦人者婦人辟推柩故升堂柩既反而後降立於兩階間之東也行禮曾子行弔禮也必降婦人而後行禮者以既祖之後婦人之位本在堂下非爲欲矜賓於婦人也柩反而曰反宿者曾子既弔之後主人不欲頻動柩車至明日乃始還車嚮外而行遣奠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釋文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大斂小斂之字皆同不重出

飯以米貝實尸口中也小斂大斂皆以衣斂尸衣少曰小斂衣多曰大斂殯斂於棺而塗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卽就也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問諸子游而子游告之如此則反柩非禮明矣多猶勝也言子游所言出祖之事勝於已也○下篇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命引之三步則止則柩於將葬雖君弔不爲反也此乃爲曾子而反柩殊爲可疑且反柩之失曾子豈有不知註疏謂曾子必知其非而給說以答從者則尤非曾子之所出也然則此事葢亦傳聞而失其實者與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釋文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袒徒旱反括古活反

夫夫猶言是人也袒袒衣而露其臂也括髮去纚而約其髮以麻也始死主人笄纚深衣至小斂乃袒括髮始

變服也帶絰服弔服之葛帶絰也出而帶絰者死者之
殯門外盡飾次以爲弔者之所止息而其絰帶亦餙焉
故出而取服之也凡弔者主人未變則吉服羔裘元冠
緇衣素裳又裼而露其中衣主人既變則襲而加絰帶
其冠與衣猶是也主人既成服則服弔衰○喪服記朋
友麻奔喪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
麻此二者之麻皆弔服也而特言麻可以見凡弔絰之
非麻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爲其妻縓冠葛絰
帶以麻對葛而言可以見喪服記朋友麻及奔喪所言
之麻皆對葛而言麻矣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祝乃公
有司其所服固弔服也而葛絰帶則弔服之絰帶於此
可見矣士爲朋友麻若弔於未成服則亦葛絰帶蓋未
成服則弔者猶元冠麻不加於采也又註謂子游所弔

者朋友疏謂弔服惟有絰朋友乃加帶非也子游所弔不言其爲何人安知其爲朋友乎喪大記弔者加武帶絰則凡弔者皆帶絰備有不獨朋友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釋文見賢遍反予羊汝反和音禾或胡卧反忘音亡

除喪既祥也和調弦也子夏哀未盡而能自節子張哀已盡而能自勉所謂俯而就之跂而及之也○孔氏曰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此不同子夏居喪無異聞而閔子騫至孝當以家語及詩傳爲正愚謂子張務外而子夏誠篤則其居親之喪

其哀之至與不至固當異矣曾子謂子夏喪親未有聞特謂未聞其喪明耳未可據此而疑其喪親之不能盡哀也此與家語詩傳所言未知孰是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釋文彌亡卑反牟莫侯反爲之於僞反適丁歷反

鄭氏曰司寇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惠子廢適立庶子游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子游名習禮子游曰禮文子亦以爲當然

未覺其所識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識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虎適子名文子覺所識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愚謂麻衰用吉布十五升爲弔服而又以爲胸前之衰也士弔服疑衰麻衰視疑衰爲輕朋友麻其非朋友弔服用葛絰而已子游以惠子廢適立庶故特爲輕衰重絰以譏之文子言子游但與其弟游而已其恩未至於朋友而乃爲服朋友之麻絰故以其重而辭之反哭者反其位而哭也子游於司寇氏爲異國之士位在西方東面士喪禮士西方東面是也大夫諸臣之位蓋門東北面東上與趨而就諸臣之位變位以深譏之復位謂復其爲喪主之位也趨而就客位者所識已行而復其正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

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釋文涕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亡音無中竹仲反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中中禮之變愚謂除喪蓋禫除吉祭之後新主已遷於廟故就廟而受弔也深衣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其服在吉凶之間練冠小祥之冠也時文氏喪服已除吉服又不可以受弔聘禮遭喪大夫練冠長衣以受彼凶中受吉禮此吉中受凶禮故放其服而畧變焉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故但垂涕洟以致其哀而已庶幾近也言其近於禮也蓋除喪受弔乃禮之所未有文子之子處禮之變酌乎情文之宜而行之而能不失乎禮意故子游善之案士喪禮君使人弔襚主人迎於寢門外若異國君之使其敬之當與

已君之使同此主人待于廟不迎者蓋弔者非越君之命與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釋文冠古亂反

孔氏曰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生三月而加名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凡此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尙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周則死後別立諡案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直稱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上曲禮疏引含文嘉與此同據白虎通稱當作積蓄伯仲叔季之稱惟四其昆弟多者質家則積於仲文家則積於叔也周代是文

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等末者稱聃季也賈氏公彥曰檀弓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稱伯仲之時兼字而言若孔子稱尼甫至五十去甫配仲而稱之曰仲尼是也愚謂五十以伯仲賈孔之說不同蓋賈氏爲是冠時字之雖已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而其後稱之則但曰某甫至五十而後稱曰伯某也特牲禮稱其祖曰皇祖某甫少牢禮則曰皇祖伯某是伯某之稱尊於某甫可知

經也者實也

鄭氏曰所以表哀戚陳氏澔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敖氏繼公曰凡喪服衰裳冠帶之屬皆因吉服而易之惟首經則不然蓋古者未有喪服之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後世聖人因而不

去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爲輕重云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釋文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躐良輒反

鄭氏曰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孔氏曰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水入坎中也毀竈綴足者一則示死者無復飲食之事二則恐死人冷彊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其足令直可著屨也宗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告行神車躐壇上而出使道中

安寢今柩行毁宗而出仍得蹤此行壇如生時也殷道
謂殷禮也周浴用盤承浴汁不掘中霤綴足用燕几不
毁竈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毁宗也愚謂
坊記曰浴於中霤是周人浴亦在中霤但不掘耳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
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
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
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釋文鬻本又作粥音育

鄭氏曰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具謂葬之器用何
以言無其財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不粥人之母
以葬其母忠恕也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不
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
所矜也陳氏澔曰欲粥庶母以治喪則乏財可知而不

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愚謂子柳孔子弟子顏幸下篇所稱顏柳是也子碩子柳之弟具謂葬之器用明器柳翣之屬也何以者言貧無以爲葬具欲稱家之有無而從其儉也君子愛其親以及人之親粥人母以葬其母非仁也家於喪謂因喪以爲利非義也賻布所以送死兄弟之貧者亦死者之所矜故以賻布之餘班之緣死者之意以廣其恩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大夫死衆謀人之軍師而至於敗則喪師辱國而其義不可以獨生矣春秋晉楚之大夫若成得臣荀林父等皆以軍敗請死蓋此義也亡去國也大夫去國離宗廟去邦族其禍等於失國其哀放於居喪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以見

危人之國者亦不敢自保其家亦國亡與亡之義也陳氏祥道曰思其敗之死則無輕軍師思其危之亡則無輕邦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釋文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

鄭氏曰二子衛大夫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瑗伯玉名則瑗請前剌其欲害人良田慝謂伯玉以文子欲奪人之地以爲葬地故言吾子若樂此則瑗請前行以去示不欲聞其謀也觀於此則公明賈謂公叔文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豈其然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釋文弁皮彥反孺而註反傳直

專反

鄭氏曰孺子泣言聲無節難繼失禮中也孔氏曰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與此違者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所言在襲斂之後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句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鄭氏曰叔孫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仲尼者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愚謂上云出戶者舉尸者出戶也下云出戶者武叔出戶也始死笄纚至小斂乃加素冠蓋殯斂者喪之大節故不敢以不冠臨之笄纚者所以爲變冠者所以爲敬也士喪禮小斂卒斂馮

尸之後主人至東房袒括髮乃反於室而男女奉尸以侇於堂今武叔袒括髮於舉尸出戶之後失禮一也尸既出戶乃出戶而袒則主人不與於奉尸失禮二也袒括髮既後故不復至東房遂於出戶爲之失禮三也言投其冠括髮以見其怠遽失節之甚子游曰知禮者反言以譏之也○雜記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氏云環絰一股而環之小斂時士素委貌大夫素爵弁而加此經曾子問疏引崔氏說謂小斂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後士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今以武叔投冠觀之可以見小斂前之有冠又可以見大夫士小斂之同素冠也喪大記言人君大斂子弁絰卽位于序端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殯弁絰則已喪可知可以見大夫以上喪服之有弁又可以見大夫以上至大斂乃弁絰

而未大斂以前猶素冠也至雜記所言小斂環絰及喪大記所言大斂之弁絰皆謂大鬲之苴絰而註疏乃以弔服之環絰弁絰混之則誤甚矣說各見本篇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釋文卜依註音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誤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

鄭氏曰謂君疾時也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君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顧氏炎武曰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爲吉士與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愚謂周書王會解卜人王氏應麟補注引太平御覽謂卜人卽濮人蓋卜僕濮古字皆通用也大射禮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小師正者其長而師者其貳也此於僕人射人

皆言師者言不但以其正而幷以其師也君甍以是舉謂始死遷尸於牖下也襲斂遷尸皆喪祝之屬而始死以僕人射人者未復之先猶未忍遽變於生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釋文從才用反夫夫人音扶爲于僞反緦音思

張子曰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直如父母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乃甥爲二人者服也吳氏澄曰禮爲從母小功而從母之夫則無服爲舅緦而舅之妻則無服時有妻之姊妹之子依從母家同居者又有夫之甥依舅家同居者故一爲從母之夫服一爲舅之妻服二夫人謂妻之姊妹之子與從母之夫也夫之甥與舅之妻也此二人者相爲服禮之所無故曰君子未之言也又記或人

之言以爲有同居而食之恩則雖禮之所無而可以義起此服也愚謂上不言妻之姊妹之子下不言夫之甥避文繁也若以從母之夫舅之妻相爲服而言則當云妻之兄弟之妻夫之姊妹之夫不當從其甥立文也且此二人者若相與同爨則瀆亂無別甚矣其可訓乎○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緦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亂雜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愚謂母黨妻黨之服皆從服也從妻而服者視妻降三等妻爲父母期夫從服緦自餘妻之所爲大功者降三等則無服矣從母而服者視母降二等外祖父母母爲之服期已

從服小功舅及舅之子母爲之大功子從服緦惟從母母服大功子從服小功儀降一等喪服傳所謂以名加者也自餘母所爲小功者降二等則無服矣母爲世叔父母服大功已降二等應服緦而不服者蓋至親以期斷世叔父母之服乃加服也而外親旣遠據本服而遞降之則亦無服矣從母之夫母之所不服也舅之妻母爲之報服小功者也二者皆無可從者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釋文縱依註音總折大兮反騷素刀反

鄭氏曰縱讀爲總領之總縱縱趨事貌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舒疾之中愚謂喪事固欲其疾然

不可以過於急而陵節陵節則不足於禮之文而野矣吉事固欲其舒然不可以過於緩而怠怠則不足於敬之實而小人矣得舒疾之中者惟君子能之由其內盡乎哀敬之實而外適乎節文之宜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恥具辟不懷也一日二日可爲謂絞紟衾冒孔氏曰喪事棺則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陳氏澔曰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釋文遠于萬反

鄭氏曰或引或推重親遠嫌姑姊妹之薄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爲妻期孔氏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錄喪服中三事釋之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恩謂兄弟之子爲世叔父期而世叔父乃旁尊不足以加尊故如其爲己之服以報之猶子謂與己子同也兄弟一體服其子同於己子引而進之所以篤親親之恩也妻爲夫之昆弟姊妹皆應從服者也然爲夫姊妹服小功而姊妹亦報服至夫之昆弟則不從夫而服夫之昆弟亦不報推而遠之所以厚男女之別也姑姊妹之薄謂姑姊妹之適人者由期而降爲大功也受我而厚之謂其夫受姑姊妹於我爲之服齊衰杖期與父在爲母同情篤於夫家則恩殺於本宗此姑姊妹之所以出而降也○吳

氏澄曰人有嫂之喪者其父母爲之服大功小功其妻爲之服小功其子爲之服齊衰不杖期豈有已身立於父母妻子之間而獨同於無服之人哉雖曰無服當弔服加麻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如弟子爲師父在爲母之例俟父母妻子之服既除然後吉服推而遠之文雖殺而情未嘗不隆也愚謂喪服記曰朋友麻鄭氏謂弔服加麻奔喪禮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則嫂叔相爲弔服加麻禮有明據矣嫂叔雖不制服而哭則爲位又弔服加麻則固非恝然同於無服之人也然吳氏謂俟父母妻子之服除而後吉服則父母妻子之爲嫂或期或大功或小功將以何爲之斷限乎且若從其重者則爲昆弟服期而欲嫂叔相爲心喪亦皆俟其子之期服除而後復常則情雖甚厚而揆

諸例服之義亦已失其差矣凡弔服加麻者旣葬除之

竊謂嫂叔相爲弔服加麻心喪三月卒哭而除視娣姒

婦之相爲小功者而差降焉此固先王之禮也若魏徵

謂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又有不

可以常禮概者故韓愈少鞠於嫂爲之服期此亦禮之

以義起者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二字

朱子曰哀有喪不能飽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

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鄭氏曰徒謂客之旅將出哭於巷者以爲不可發凶於

人之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愚謂徒曾

子之徒也聘禮聘君若薨於後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

則哭於巷時曾子之徒甚亦以赴者未至故欲出哭於巷曾子令反於其舍者以其徒在曾子之家與聘賓在主國之禮異也士喪禮弔賓西面於主人衆主人之南此乃北面而弔焉甚弔於不爲位者之禮也奔喪禮曰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若聞喪卽奔則不爲位矣哭而不爲位則哭者南面弔者北面

禮記卷八終

邑後學項傳梅原梓
平陽後學陳安瀾補梓